

# 扫尘迎新岁

◎ 梁兄

新年脚步渐近，街巷人流渐密，元旦气息如温水浸茶，漫溢开来，浸润着每个归人的心。

推开家门，暖意裹挟着洗衣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阳台水池边，妻子正弯腰清洗窗帘窗纱：“以往要到春节才全面打扫，今年咱干干净净迎元旦。”望着她忙碌的身影，扫尘往事如潮水涌来，带着老家灶台的烟火气，仿佛就在昨日。

扫尘习俗早已镌刻在国人的年节记忆中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尧舜之时便有岁末除旧布新的祭祀礼仪，朴素仪式里，藏着先辈对洁净的追求与对新年的期盼。

我出生在农村，童年记忆里，父亲总会挑个晴好天气，选笔直毛竹杆，用晒干的稻草捆扎顶端做成大扫帚。他戴斗笠、穿蓑衣，举起比自身还高的扫帚从屋檐清扫，瓦檐下的灰尘与蛛网纷纷落下，如细密灰雨。扫完屋檐，再弓腰挥臂清扫堂前灶间，“簌簌”声响中，藏着岁月沉淀与新年期许。

扫毕灰尘，父亲将桌椅搬到门口小溪边清洗。溪水清澈，水底鹅卵石圆润，潺潺水声伴着洗衣木槌声回荡山谷。我跟在身后吃力搬着小板凳，凳脚在青石板路

上磕出“哒哒”声。“慢点，别摔着。”父亲回头叮嘱，眼里满是鼓励，几句夸赞便让我整日干劲十足。

厨房是扫尘重点，多由母亲包揽。她从清晨忙至日暮，将菜坛、米缸搬到门口清洗晾晒，犄角旮旯的蛛网、油垢都被擦净。那时少有清洁剂，母亲便用晒干的谷糠混合热水成糊状，擦洗油污的锅盖，去油又不伤器物，洗后锅盖光亮如新，还带着淡淡米香。

我也会搭把手，扛木梯搭在灶房墙边，小心翼翼爬到瓦背，手持长竹竿伸进烟囱搅动。母亲在下面仰头凝视，眼里满是担忧，阳光照在她鬓角的白发上，格外显眼。那一刻，烟囱里的烟灰仿佛也变得温柔，与母亲的目光交织，成了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

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，回家渐少。父母年事已高，扫尘的活计便落在姐姐肩上。每年腊月，外嫁的姐姐都会抽时间回家，顶着凛冽寒风在小溪边搓洗被褥衣物，双手冻得通红，院坝里晾晒的被褥在阳光下泛着温暖光泽，那是最实在的孝心。

父母八十大寿前，我请朋友回老家将

房屋内外墙用石灰粉刷一新。父亲在院子里来回走动，望着崭新墙壁笑意不停；母亲忙着准备茶水做饭。那一刻我懂得，扫尘不仅是清扫空间的灰尘，更是清扫岁月遗憾，为长辈添一份舒心，为家人造一份温馨。

面前，妻子已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客厅地板光亮如镜，倒映着水晶灯的细碎光芒；卧室里，洗过的被褥散发着清香，阳光透过干净窗户洒在床铺上，暖意融融；厨房里，锅碗瓢盆摆放整齐，灶台洁净无污。踩在整洁明亮的地板上深呼吸，清新气息萦绕鼻尖，心情如沐春风。

扫尘迎新，扫去的是一年尘埃与疲惫，迎来的是新年希望与生机；扫去的是岁月阴霾与烦恼，迎来的是家人安康与幸福。这简单习俗，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传统文化的坚守。时代变迁，扫尘工具从稻草扫帚变成吸尘器，清洗方式从谷糠擦洗变成专用清洁剂，但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家国情怀，从未改变。

这份洁净与温馨，将伴随我们走进新的一年。中华民族讲究卫生、辞旧迎新的传统美德，如同扫尘后的清芬，永远萦绕故园，代代相传。

[诗歌长廊]

## 沁园春·新年咏歌

◎ 刘大伟

九域冬深，六出纷飞，径陌裹霜。看红梅争艳，东君报喜，鹊栖鹭翥，瑞景无央。逝岁如流，游云倏瞬，回首蛇年举国昌。豪情壮，赞凝心聚力，万业辉煌。

新元肇始群忙。骏马出、奔驰尘土扬。有众贤引领，银鹰穿宇，神舟伴月，母舰巡疆。福祉频增，山村城郭，处处弦歌喜事彰。宏图绘，创来年伟业，节庆同觞。

## 小寒吟

◎ 徐寒顺

岁月匆匆入小寒，  
光阴似水去如烟。  
可怜冬雪不由己，  
且等春风又一年。

## 小寒三味

◎ 廉彩红

小寒，冬季第五个节气，标志着一年中最冷时节的到来。冷亦有冷的韵致，小寒之美，尤在其味。

小寒之味，首推烟火馨暖。

入冬后，萝卜白菜便是餐桌常客，俗话说“萝卜白菜保平安”，清炒、炖煮、烩菜，或与牛羊肉同煮，无不慰藉着冬日的肠胃与心灵。忆昔乡村岁月，一锅萝卜炖羊骨，加几片嫩豆腐，咕嘟作响的炖锅热气氤氲，满屋都是诱人的香气，让我们眼巴巴盼着开锅，那滋味至今难忘。

“小寒大寒，准备过年。”此时农村杀年猪的人家多了起来，猪的嘶鸣反倒为寒天添了几分热闹。乡村集会日渐兴旺，老乡们脸上挂着盼年的喜色，年货摊前熙熙攘攘，呼喊声、交谈声与小吃摊的翻炒声交织，香气萦绕街巷。孩子们叫嚷着要炒凉粉、糖葫芦、烤红薯，女人们一面嗔怪“家里有”，一面爽快下单，这股烟火气，正是冬日里最实在的温暖。

那日归家，小区门口寒风中，裹着厚棉袄的摊主们坚守着摊位。我与卖糖炒栗子的大爷搭话：“天冷，啥时候收摊？”大爷笑着摆手：“冷才好卖呀！”旁边卖水果的大娘接话：“三九天不冷何时冷？冷着

冷着就暖和了。”朴素的话语引得众人发笑，却藏着生活的智慧——人间烟火气，熏热了小寒的冷，也让这份素白时节变得亲切可人。

小寒之味，藏着诗人的浪漫吟哦，一笔一画皆是诗味。

宋时，钱昭度以白描勾勒小寒：“东北风吹大庾岭，西南日映小寒天。”北风刚渡岭头，梅枝已悄悄孕苞，斜晖映照下，点点嫣红在寒天里晕出温柔。梅岭的雪轻盈细腻，恰似诗人温润的心灵，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。

黄庭坚小寒访友，与王子猷雪夜访戴异曲同工。“江雨濛濛作小寒，雪飘五老发毛斑。”细雨织帘，碎雪覆山，五老峰的青松白石皆染霜白。

黄佐笔下的小寒，更藏着春的讯息：“雨霁风恬始见花，野梅含笑正横斜。”雨歇风柔，野梅盛开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。枝头笑靥是小寒最动人的眉眼，告知世人春已不远。

品读这些诗行，字里行间的馨香漫溢，才知小寒之美早已被古人写尽。小寒的诗味，是古今人们心头不息的生命之火，燃出千年缠绵的诗情。

小寒更有天然清味，是清静，亦是清静。

深冬时节，天地洗尽铅华，春夏的繁艳喧闹、秋日的壮丽辉煌，皆已敛去锋芒。远山如黛，近树疏枝，田埂覆霜，天地间只剩利落凝练的线条，清简到唯有黑白灰的层次。柳宗元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写尽了这份净与静，更衬出小寒的静谧清朗。

此时人心也渐趋沉静。漫步原野望远山苍茫，独坐室内品茶读诗，或临窗看落叶飘、雪花舞，皆能沉静如木。忽有暗香袭来，是墙角寒梅悄然绽放，柔细香气穿窗而入，与清景相融。净是素白，静是沉淀，这是小寒的姿态，亦是人的修行。



小寒赏清味 通讯员 江捷 摄

## 轨上乡音

◎ 苏阅涵

晨光尚未抵达的时刻  
我乘着北上的列车  
途经山峦绵延的静默  
看荒草在霜里低垂着飘摇

邻座轻轻翻动相册  
指腹抚过褪色的山野  
风穿过虚掩的车窗缝  
带走几页零散的絮语

远处收割后的田野  
鸟雀盘旋成散落的标点  
护林人裹紧大衣转身  
木屋的烟迹时断时续

此刻广播响起某个站名  
铁轨持续擦亮微弱的乡音  
而远处桥洞正缓缓吐出一段蜿蜒的河水

## 路灯映雪

◎ 夏学军

无雪的冬天，恰似失了魂魄的画作。每逢落雪，便是我最雀跃的时光，赏雪、定格雪景，成了冬日里不可或缺的仪式。

我习惯将心绪诉诸日记，而雪天里，漫野皑皑白雪便是最温柔的抒情笺。蹲在雪地里写下你的名字，细细勾勒你的小像，拍给远方的你——而我最想与你分享的，是夜晚路灯下的落雪盛景。

行至路灯下，细碎的雪絮自在飘落，路灯笔直伫立，以昏黄光晕静静裹住漫天飞絮，光晕里的雪，落得愈发轻柔。这份飞雪之美，在我眼中既有浪漫缱绻，亦藏淡淡清愁，总让人牵起思念与离别的情愫。

这雪自远方跋涉而来，穿越春夏秋冬、万水千山，恰巧落在我眼前的路灯下，仿佛在轻声试探：是否能被我偏爱，是否仍驻扎在某个人的心底。就像《情书》里的茫茫雪景，那句“你好吗？我很好”，藏

着雪一般纯粹的牵挂与怅惘。

如今想来，仍庆幸那晚走进那处楼盘。因工作繁忙，预约的看房时间改至下班后，售楼员引我走进临街楼栋的样板间，竟意外邂逅了路灯下的雪之舞。

样板间在二楼，一进门便被巨大的落地窗勾住目光，奔至窗前，更被窗外的路灯雪景惊艳——扇形灯罩下，大片雪絮缠绵旋舞，似是循着无形光束尽情奔赴，在黑夜陡然绽放成诗。那一刻，雪落成诗，心也沉醉。

终因种种缘由未买下那套房，但路灯映雪的景致，却深深镌刻在记忆里。老舍曾盛赞：“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！”而于我而言，更妙的是暮色微醺时，借着路灯的微黄光晕抬头仰望，雪片纷纷扬扬自苍穹坠落，漫天飞舞的模样美得惊心动魄，忍不住伸手去接每一片奔赴人间的洁白。

谁能抗拒这铺天盖地的纯粹？谁能

不爱这柳絮般轻盈的落雪？与雨不同，雪是干燥的，不扰人、不添烦，只是安静飘落，静静消融。它的形态与气质，是肉眼可见的洁净，更是直抵心灵的温柔。

雪花最懂制造浪漫，当路灯为它添上光晕，便多了几分温暖与神秘。夜晚的路灯下，静谧得仿佛能听见心跳的悸动。一对情侣在雪中依偎，那一刻，雪为他们而落，光为他们而亮。男孩轻揽女孩肩头，一手接住飘落的雪，女孩含笑捂着脸，这画面宛如童话里的永恒。这般景致，也让我想起《花束般的恋爱》——不如在冬天谈一场恋爱，一同许下“共白头”的约定。

路灯下，雪絮纷飞，街巷尽被苍茫笼罩，三三两两的车辆在白雪覆盖的路面缓缓前行，载着风雪夜归人。人行道上步履匆匆的行人中，定有人会心头一动，停下脚步，和我一样，仰望这份天赐的浪漫。